

桔梗花 开时

李楚冰 | 主编

怀念，不曾停止。
爱，依然续存。

《花溪》永远的记忆。

花溪

十年典藏
推理卷



中國華僑出版社

014038422

I247.7
1605

花
溪

十年典藏
推理卷

桔梗 花开时



李楚冰_{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航

C1723913

I247.7
16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SS2880410

桔梗花开时 / 李楚冰主编.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13-3709-2

I. ①桔…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2947号

桔梗花开时

主 编/李楚冰

出 版 人/方 鸣

选题策划/张 云 李楚冰

责任编辑/若 兰

封面设计/马顾本

版式设计/王国蕊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8.75 字数/230千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709-2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文 / 袁政谦

暖风让人沉醉。

我们站在 2013 年盛夏的花海中，回望一些难忘的过往。13 年前，《花溪》如初长成的邻家少女，婷婷地展现出婀娜的身姿，眼波流转，心意缠绵，用春风化雨，用笔墨为种子，开垦出一片美丽时尚的文学花园。

文艺，文学，时尚，是《花溪》的个性标签。新潮的少男少女们，把《花溪》列入比时装更能彰显品位的榜单。手捧《花溪》，无需言语，已然告诉众人，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的标签。同爱可以靠近，生人请勿打扰。

爱，懂爱，会爱，是《花溪》的灵魂所在。爱情中的你我他，以为誓言就是永远，爱就是一世，可是，爱情的风暴，来时美得波光荡漾，去时却是海崩天裂。爱情的智慧，自我的认知，缘起与缘灭，片刻与永恒。如爱的指导书，无论爱如潮水还是恨如狂澜，都在关注你，抚慰你。

喷薄日出，午后微风，夜晚静谧，书页轻轻翻过，阅读之间或带来美感与内心的融合，或静如深海、恬如乡村。小说中的是她非她，是我非我，却为何，总有对号入座般深刻的同感共鸣与震撼。

彩蝶恋花，风栖梧桐。美好总因美好而相聚，而回旋，而升华。很快，这片缤纷的文学花园，吸引了众多的彩凤。“花溪体”风靡一时，《花溪》成为文学创作者倾慕的殿堂，

作品能在《花溪》刊载，即是内心之爱深植所爱热土。

辛勤耕耘，盛景如斯。

那些年，那些字句，成为不可复刻的经典。

那些荣耀，那些回忆，在泪水中一一闪光。

时光之河，浩渺无垠，相遇、相知、相爱、相离，生命的轨迹总是如此。幸好，我们一起走过。

之于永恒，我们所能做的，是悄悄铭记。

怀念，不曾停止。

爱，依然续存。

《花溪》2000-2010年十年经典，值得收藏。

此后，春花水暖，夏月别枝，秋水长天，冬雪繁星，我们深深爱，好好走。

感谢热爱《花溪》的每一位读者，是你们把“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的承诺传播到了四方。感谢《花溪》的每一位作者，是你们把种子开成了花朵。感谢《花溪》的历任编辑，是你们的爱成就了《花溪》之爱。

风醺然，水长流。

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



花溪十年典藏·推理卷

目录

8cm 胶片

文 / 薏米 图 / 良瑶 1

七日

文 / 二月丢丢 图 / BIG 薇 22

斑鸠

文 / 漆雕醒 图 / 卡伊 (火狐插画工作室) 40

不一样的星期四

文 / 九腰 图 / 龙龙 60

桔梗花开时

文 / 刘菲菲 图 / 董巧俐 76

氓

文 / 岑桑 图 / 卡伊 (火狐插画工作室) 92

琵琶语

文 / 由·得林洛斯 图 / 谢馥年 106



桔梗花开时

Contents

人人都有坏老婆

文 / 夏景 图 / 郑宇翔 125

三天两夜

文 / 渝李 图 / 郑宇翔 143

陶景

文 / 远藤花榭 图 / 郑洁文 168

长生

文 / 张秋寒 图 / 张秋寒 185

慈恩

文 / 绮白 图 / 婷玉 208

死亡锯幻影

文 / Eden 图 / 董巧俐 233

8cm 胶片

文 / 薏米

那是一座和平后建成的房子，三十余年历史，清爽宽大，单看露台就会爱上它，如今这样的房子几乎全部被拆掉改建，再也找不到了。露台上种着紫藤，一半枯焦，另一半却密密麻麻挂出露台墙壁，轰轰烈烈。



1

薇尔以为她会忘记那所宅子，朱雀大宅。

可是很多很多个梦境，它一再出现，巨大的榕树，树下的秋千架，漆了防水油漆的秋千板。旁边一大池子的锦鲤，在漆黑的大石头之间穿过，露出一大片鲜红的脊背。薇尔记得小的时候，喜欢把手指伸进水里，去触摸它们的脊背，然后看着它们迅速散开，惊慌失措。她玩得起劲，小小的身体整个伏在池子旁边的台子上，她目光专注，望着水面，突然，头顶一大块乌青色的云，像跌伤时候的淤青。她惊恐万分，四周起了大风，吹着墙壁上密布的藤萝，翻出枯黄的干叶子，鱼群乱窜，她的脖子突然被人掐住，狠狠地。

薇尔努力睁开眼睛，太用力的缘故，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光。

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铺着格子床单的大床上，时间应该是清早，但也有可能是傍晚，有凉风吹过来，屋子里很潮湿，有股霉烂的味道。沙惟的家。

她揉了揉酸疼的眼睛，太阳穴，腰，小腿。总之她不怎么舒服的身体。然后颤巍巍地走下床，走到厨房。

冰箱里只有一瓶水，半个栗子蛋糕，但似乎已经过期。她拿起水，喝了一口，脸蛋上的肌肉微微地痉挛。她是沮丧的，路过客厅的穿衣镜，她看见自己苍白的脸，乌黑的眼圈。

不是韵味，是衰老。即使她只有23岁，但这又怎么样，她依旧势不可当地迅速老去了。

薇尔看看时间，清早6点半。

那个噩梦又来了，老天。

那个折磨了她许多年的噩梦：幼小的她，被那个巫婆一样可怕的祖母掐住脖子，她喘着气，憎恨地推开她的手，充满倔强。

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她狠狠心托人抱去了福利院，而她自己在
一个小的幼儿园里教钢琴。转眼，又是两年了。



下午茶的时间，薇尔被一辆白色的商务车带回朱雀大宅。

原来的管家和佣人都在，陪着笑脸，却并不热情。太阳消失了，薇
尔和律师在客厅，有风的时候，她隐约觉得冷冷的。

这所大宅已经快 50 年了，宽阔的花园，整齐的三层别墅，宽敞的露
台，房子里清一色的红木家具，一张桌子一张椅子都是美轮美奂，如今
这样的房子几乎全部被拆掉改建，再也找不到了。它价值多少呢？50 万，
还是 100 万？或者有更多？

薇尔在脑海里安静地盘算，拿到这些钱之后，先把孩子抱回来，然
后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但现在，她也许只需要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或
者奶茶、一两块曲奇。她太饿了，她差不多有两天没吃饭。幼儿园工
资要到下周才有，她却已经身无分文。律师还在那边自顾自地说着，她
一句也听不进去，这真糟糕，她想，如果漏掉了什么重要信息，怎么办
怎么办。她心里乱糟糟的，天逐渐黑下来，风更大了，花园里的榕树哗
啦啦地响，客厅的灯光昏暗，她突然觉得恐惧不安。

很久很久，她睡着了，然后她听见周围嘈杂的声音，佣人的声音，
奔走声，倒水的声音，哭泣，然后是她的祖母，她叫她，薇尔，薇尔。
她甚至听见从她嘴巴和头发散发出来的气息，第一次这么叫自己，薇尔
努力想睁开眼睛，可是却没有丝毫力气。

再次苏醒过来已经是次日中午。

律师已经走了，薇尔看见手背上扎了针，她在输液，她才知道她昏

厥了，她依旧饿。她说，我想吃点东西。

佣人给她喂了几口白粥。她立刻有了一点生气，脸蛋上有了血色。

她问旁边的管家，律师都交代了些什么。

管家请她放心，这些事情他们自然会处理，他微笑了一下，小姐，你只需要到地下室去拿点东西，这是老太太去世的时候交代的，她留着东西给你。

地下室？薇尔好奇，她小的时候喜欢偷偷开了门锁躲去那里玩，祖母总是气冲冲地把自己拉出来，而她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要把留给自己嫡亲孙女的遗物放在那个地方。



次日下午，时间是15点40分。

薇尔出现在朱雀大宅侧门边的地下室，因为长年不见太阳，这里散发着一股霉烂的气味，她皱着眉头，跟管家一起下去。地下室的钥匙只有薇尔和管家持有，她拿出来，打开，推门进去，这里很多东西已经不见，唯一还有的是房间中间的那架钢琴，钢琴上放着一个巨大的木箱子，没有上锁。

打开看，里面有一些零碎的玩具，每个都被木棉纸包裹得好好的，薇尔的眼睛突然湿润了，她仿佛看见了十几年前那个幼小的自己，她看见她的椰子壳的小猪，她的积木，她的塑料储蓄罐……箱子底，有个金属匣子，已经有些生锈，打开，里面有个信封，信封里面是一段胶片。



胶片是老式手持摄影机专用的8cm胶片，机器就摆在木箱子旁边，薇尔记得小时候她把它当作玩具一样旋转出的“咔咔”声偶尔在睡梦中还会单调地寂寞地回荡不止。

祖母总是不喜欢她摆弄这些放在地下室的东西。可祖母越是阻止她，她就对地下室越发好奇。但现在，即使她把这里翻个遍祖母也再不会来干涉她了。

她毫无顾忌地置身地下室，突然受到陈年的灰尘的困扰，灰尘得意扬扬无孔不入，它们通通钻进了她的眼睛耳朵鼻孔还有嗓子，腐烂的味道在她身体里徘徊，这感觉让她难受极了。

她感到自己是可怜的、孤单的，童年的回忆把她心底的脆弱彻底揪出来，她看了看手中的胶片，突然想搞清楚祖母留给她胶片的意图，于是她把胶片放进了机器，转动起机器的摇杆。

胶片里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一个白净的女婴，模样生动，娇憨可爱。她向镜头举着手，嘴巴无声地张合，从口型看她像是在叫爸爸。

爸爸？薇尔搜寻起脑子里关于父亲的记忆，有朱雀大宅的背景里立刻出现了一张模糊的男人脸。其实这也不过是她幻想中父亲的样子，她从懂事起就听祖母说过父亲因先天心脏病而早逝，而母亲是在生她时难产死的。

可是严苛的祖母连他们的照片都没让她看过。

她的手有点发抖，这个女婴是自己，原来在幼时她也被父亲疼爱过。影像似乎带她捕捉到亲人的温暖，她忘记了地下室的阴郁，完全沉浸在小小的温馨画面里。

朱雀大宅在影像里是温暖而明亮的，榕树下的秋千架在沐浴着温柔

的阳光，池子里的锦鲤欢快游动……但是，胶片里突然出现成年后的她站在露台上，然后折回来，下楼，在一楼的琴室弹了一会钢琴，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

薇尔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又是谁为她拍摄的，在朱雀大宅她从不曾有过这么甜蜜的笑容，而且谁又会为她做这样的事，摄下她青春美好的样子？

一连串的问题盘旋不去，薇尔急切地想知道答案，她加快了手的动作，她的样子迅速闪现，直到镜头里多出了一双手，狠狠地，用力地，掐在她的脖子上。

她完全惊呆了。

那双手苍白、青筋毕露，要置她于死地的妖怪一样的爪子不断勒紧，她的瞳孔放大，失去光泽，最后倒在钢琴上死去，痛苦扭曲的表情被特写在镜头之中。那是胶片的尽头，乌青的云掠过，她看见风再次把枯黄的紫藤吹起……

全身血液涌上脑子，地下室开始旋转，幽暗的光线开始旋转，薇尔尖叫一声倒了下去。在意识飘散那一刻她看到祖母站在她面前，鬼气的绿光布满那张皱纹交错的脸，阴森的神色里有了一丝笑容，是心存报复的嘲笑。

她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太差了，回到朱雀大宅她已连续昏厥了两次。醒来时她听到医生在虚掩的门外说着她的情况，有人“嗯嗯”地回应，是管家吧。她想。

她这才知道她的心脏不好，也许是因为抑郁症。

没有人知道这几年她生活有多么艰难，再加上沙惟的背叛，众多的压力像一口笨重的鼎，直直地落下来扣到她的头上，时间依旧精神也变得脆弱不堪。她听见医生说，小心不要让她再受刺激，对于老人的死，你们要多劝她节哀。

医生的声音消失，慢慢听不见了。有人推门进来，薇尔以为是管家，但她误会了。

那个人的眼里荡漾着熟悉的温情，眼眶显得潮湿而温暖。几年以后，他的模样依然英俊，只是形容稍微憔悴，他的下巴泛着浅浅的青色，曾几何时他成了如此不修边幅的男人？他注视着薇尔，眼底慢慢流出疼惜的讯息。

薇尔看到他手里抱着的孩子，终于哽咽，沙惟。

他也落了眼泪，对不起，薇尔，对不起。

在寂静的阳光充足的下午，朱雀大宅的这个房间突然有了无比祥和安宁的氛围。薇尔安静地听着沙惟诉说往事，偶尔失神，因为他始终握着她的手，并且带着受伤的忏悔神情。

那个眼睛狡黠的女人是没有爱情的，她只有钱，以及对英俊男人的利用。她满足了自己虚荣的无耻欲望，很快，她厌倦了沙惟，又选中了另一个。沙惟知道自己没脸回来找薇尔，但那段时间内他常常在凌晨无端惊醒，每次他都会想起和她遇见的那个夏天，她赤脚坐在他身旁温顺纯洁的样子，他的手指和头发上全沾染上她的味道。

他感到羞耻而无助，但还是忍不住打听了她的消息，他知道她过得并不好，而且把孩子抱去了福利院。后来，他去福利院以父亲的身份接走了孩子。再后来，他时常抱着孩子在薇尔住处附近远远注视，小心翼翼地注视……

沙惟的声音摩挲着薇尔心里那道伤痕，伤痕开始变浅变淡。

到最后那些背弃仿佛变成无声的电影片段，并不存在于现实中，他们只是被有钱女人的游戏刺伤了，犹如遭遇了一场并不真实的梦境，她发现她仍是爱他的，爱得整颗心都疼痛了起来。

沙惟，沙惟。她低低地唤他，她要他知道她从来没恨过他，而现在她继承了朱雀大宅，她可以卖掉它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实现白头偕老厮守一生的诺言。

但沙惟把她拥进怀里那一瞬她眼前突然浮现起地下室那卷恐怖图像的胶片，还有祖母不怀好意的冷笑。祖母一定恨极了她和沙惟，所以祖母的怨恨使她变成恶毒的鬼魂，她故意让薇尔看见自己惨死在钢琴上的情形，这就是她要置她于死地的证明。

现在，沙惟又带着孩子回到她身边，难保祖母不对沙惟下手，不对孩子下手。

薇尔骤然升起一股悲壮的情绪，导致她的脊背挺得笔直，她知道她必须拿出勇气。她咬着牙，努力抵抗着内心的恐惧，强作镇定地告诉了沙惟发生在地下室的所有事情。



沙惟抱着她，安抚她受伤的情绪，她太单薄了，像一只孱弱的兔子，伤痕累累，血淋淋。

他告诉她，那卷胶片，也许只是个恶作剧，一点也不可怕，不要放在心里。她听着听着，于是就信了。

他整夜拥抱她，手掌轻轻拍打在她的脊背上。

清晨的时候，薇尔终于安心睡过去。

很多年了，朱雀大宅很少有这样温情的画面，丈夫，怀抱里的妻子，

以及一边熟睡的婴孩。薇尔甚至在梦境里都无法相信这样的美好，功德圆满。

几天之前，她落魄，她饿着肚子，在公寓里几乎要死去。而她至亲的骨肉在福利院，喝着已经凉掉的奶粉，睡并不暖和的床。而现在，他们一家三口竟然在一起了，沙惟回来了，亲爱的沙惟，他还是爱着自己的，一切的不愉快最终只是个意外，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长大的孩子。而每个孩子都是会犯错误的，不是吗？所幸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回家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而薇尔，在白天的时候，亦不会去想所谓的胶片所谓的报复，偶尔的瞬间，她甚至觉得这里真的很好，而他们是朱雀大宅的主人，他们身边有白衣黑裤的女佣，有聪明心细的管家，有温热的洗澡水，有可口的饭菜。

薇尔睡了一会，醒过来，她伏在沙惟的膝盖上，她说，你喜欢这里吗？你喜欢的话，我们可以不把它卖掉。沙惟拍拍她的脑袋，这是你的家，你说了算。薇尔坚持，不，这是我们的家，亲爱的。

他们住了下来，薇尔状态却并不见好，接二连三地昏厥，医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血压什么的都显示正常，而她每次苏醒过来都是心有余悸，她恍惚，再三强调这宅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管家诧异，住了这么多年，从未耳闻这样的事情，小姐，你好好休息，身体好起来自然什么都不怕。

三个月过去了，春天来了，树叶子长得飞快，仿佛头一天只有铜币大小，次日就已经出落出形状。薇尔坐在秋千上，轻轻地荡起来，天气实在太好，她玩一会，恍惚睡过去，睡梦中，她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甚至可以肆意飞行，穿过厚重的墙壁。她睡得很不安稳，后来被背后的凉意惊醒，她张开眼睛，发现自己陷在一片黑暗里，半晌，